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燕姻緣全傳
第十八回 安小姐閨房責婢 呂夫人得病思兒

詞曰：大暑方才退去，秋風陣陣生涼，桂花香裡菊花黃，盈砌海棠正放。蟹壯蝦肥酒熟，開懷暢飲何妨？興來斜倚讀書窗，譜曲新詞歌唱。

按下閒言。

話表安瑞雲小姐去到圍屏匣子跟前，口中並不言語，用手輕輕抓起衣服角，望外一拖。呂昆只說是臨妝來了，兩手托起那匣蓋，倒在半邊，將身朝起一坐。好像十僵屍鬼模樣；只見小姐單鳳當頭，才知道不是臨妝。小姐嚇得：

唇如蠶葉，面若黃金。

退了幾步，站在板壁跟前，腳都唬軟了，好像兩個釘定住了的一般，要想走動，真真不能。只見呂昆在圍屏匣中爬下，心裡越加害怕，連連叫道：「有鬼呀、有鬼！」呂昆忙整〔衣〕，深深一揖，道：「小生並不是鬼，小姐休要害怕。」小姐見他口說人言，方知不是鬼怪。再見他品格端方，風流儒雅，又驚又喜，道：「你這人好生無禮！當此光天化日之下，國典皇皇，為何躲在人家內室？豈非賊盜！」安小姐只認他是個賊，細細追究他的緣由。呂昆並非竊匪，乃說道：『小生乃五花街呂吏部尚書之子呂昆。只因間壁避難而來，昨晚更餘時逾牆至此，再四哀求尊府臨妝侍女姐姐放我出去。他道：各處門戶俱已下鎖，不便。命我就在這房內過了一宿。今日意欲出去，奈尊府重門深院，一時難以脫逃，只得躲在此間，不想小姐到此。多是小生該死不是，望勿見罪。』小姐聽得他這番言語，氣得渾身抖抖的亂顛，心下想道：「怪不得過賤人神思恍惚，言語顛倒，原來這賤人瞞著我，與他做出這樣事來！」

小姐正欲回房。此刻臨妝提心吊膽，恐怕露出馬腳，在樓下並不擔擱，取了棚子，即刻上樓。走到房門，看見小姐倚在這裡。心下唬得害怕；在外面望裡一張，看見呂昆站在外邊，只驚得他：

渾身冷汗如秋雨，半晌無言不出聲。

陡生一計，指著呂昆道：「你這個人好大膽！我們小姐內室，焉敢到此！」呂相公道：「姐姐，何用隱瞞？我已把情由稟過小姐了。」臨妝見事不好，登時將身跪下，滿面含羞，低頭不語，臉上猶如帶桃花一般相似。呂昆見他跪下，他也挨肩而跪。小姐罵聲：「賤人！你乾的好事！隨我上房裡去。」呂昆見他們去了，只得回臨〔妝〕房內候信。

再言臨妝到小姐房中，將棚子放下。小姐命他跪在旁邊，百般羞罵說：「賤人，你膽大如天！既是那人有此來歷，昨晚何不說與我知道？那時下樓稟過太夫人甚美。豈許你這賤人留他過宿！獨不聞婦道人家以名節為重，廉恥為先？」又說道：「家人犯法，罪歸家主。你這賤人自己做壞了事，倘或太夫人知道，那時教我：

渾身是口難分辨，遍體排牙說不清。」

臨妝道：「婢子與他並無別（無）事，不過昨晚在奴房中住了一夜，那個不行些方便？」小姐說：「賤人呀，你還要強辯！你既留他在房過宿，清白難分，抵死還賴！」言畢，取了界方，每手把他打了十餘下。只打得他火燒火辣，兩淚汪汪，心中暗恨道：怪不得說男子沒良心，私下事都對人說出來！這才是：

逢人只說三分話，未可全拋一片心。

小姐罵道：「我也不管你這賤人的閒事，只要你做得乾淨。你的夢卻靈驗，夢了來必須要夢了去，若還片刻遲延，稟過太夫人，那時活活的將這賤人處死，不要怪我無情。」臨妝受了一番凌辱，恨不能有地洞也鑽將下去。只得帶著淚痕回房。

呂昆曉得他被屈，再三陪罪說：「是我的不是，帶累姐姐。」臨妝道：「卻是你的嘴不穩，連累了我，到拂了我的好意。」呂昆無奈，只得說些疼熱話兒暖他的心，連連跪下道：「姐姐還看小生薄面。」臨妝一把扶起，拭乾眼淚。

一會兒有了中飯，又去伏侍中飯。小姐剩下來的肴饌，收到自己房中，陪著呂昆用了。只等到下午，小姐又問道：「可曾送那人出去？」臨妝回道：「人多眼眾，出入不便。」

你道安瑞雲為何不稟知夫人，叫他出去？只因自己是個女兒家，樓上走出個少年後生，恐怕被人談論；若教他依舊屋上去，又恐怕壞了他的性命。亦想樓下無人，悄悄送他出去。那裡知道臨妝與他新婚燕爾，難捨難離，就是樓下無人，也不放他出去。正教做：

無心休愛無心輩，有情人戀有情人。

到了晚間，還在樓上。小姐一連催了幾次，臨妝就如回債的一樣，一天朝下，一天酌留。

自今以後，小姐並不把臨妝作人，每日怒目相視。臨妝臉已老了，並不覺得。每月無事，在房內與呂昆談心講話，不是下棋，就是做詩，日間共食，晚上同寢。臨妝每每將呂昆做的詩稿送與小姐觀看。小姐一日不覽，千貞萬素，總騙他不回。臨妝見得這等光景，暗說道：小姐、小姐，你真可謂：

垂簾不管窗前月，緊掩朱扉不出門。

小姐從此並不管閒事，只不許姓呂的到他跟前。臨妝與呂昆就像結髮夫妻一樣，終日談笑取樂，兩下開心，一連過了幾天。

不想呂相公的母親鮑氏夫人只因呂昆出門之後，終日望子，得了思兒之病，連日如醉如癡，似夢非夢，就像呆了的一般，連茶飯都不想吃。忽有鮑舅老爺同著吏部尚書的公子張寅前來看病。二人進了內室，鮑舅老爺說道：「請醫調治，可曾好些？」呂老夫人流淚道：「兄弟不要說起！求神問卜不靈，服藥不效，看將起來，這條老命卻也難保了！」鮑舅老爺說：「姐姐不必如此流淚。兄弟聞得外面人說：福建來了賣甘蔗的船，拐了多少人去。想必外甥也在其內。」鮑舅老爺為人粗鹵，說話有些不大中節。外面即（卻）有這個新文，此刻也不該在他姐姐跟前來說。只會（為）做火上澆油。夫人聽得此言，兩淚交流。這才是：

中途失子無依靠，後事將來倚甚人？

張寅見鮑氏夫人啼哭不止，連連的道：「老伯母不須如此憂心傷感。想呂昆兄弟也不過出去幾天。想他有經天緯地之才，又非孩子家，那拐子那裡能拐得他去？」眾家人站在旁邊道：「畢竟張相公的話說得有理！」把個鮑舅老爺羞得滿面通紅，自知出言毫失了。這且不言。

再講張寅道：「依我小姪，到有個主見。必須要寫招帖，命人六門三關、城裡城外各路找尋才是。」鮑氏夫人說道：「賢姪也非外人，與我小兒自幼相好。賢姪念老身寡居之人，若將你兄弟找尋回來，老身自當登門奉謝。」張寅道：「伯母說那裡話！小姪當得遵命。」言畢，命人取了文房四寶過來。